

歷代名臣傳

廣雅名物考

44.572
C1840

历代名优传奇

赵莱静

陈云发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历代名优传奇

赵莱静 陈云发 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文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印张 2插页 188千字

1989年2月第1版1989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册

•
ISBN7—5059—0000—3/I·387 定价：3.10元

序

蒋 圣 煜

自从五四运动以来，受了新的文艺思潮的影响，在雨后春笋般涌现的短篇小说中，也有一小部分是选取历史题材的，七十年来，虽然有时比较沉寂，有时比较繁荣，却一直不绝如缕。就其题材的取舍而言，仍有视野不广的欠缺，且伏地望、似乎局限于帝王将相和文人学士。另一方面，也是从五四运动以来，历史科学，最早由王国维开创起来，其框架也难免单薄，柱和梁都很欠缺。关于宋元以前的戏曲史，王国维认为它属于“前史”或“史前”，于是处理起来格外从简。为了弥补这一不足，他另辑《优语录》一书，收了五十条。都是根据《闻见前录》、《齐东野语》等书摘录的原文。但没有根据史料进行深入的开掘和研讨。我对历史小说和戏曲史论著都深感兴趣，因此，对于上述两方面的空白总怏怏于心，不太满足。

由莱静、云发同志创作的《名优与令尹》、《秦宫优奴》、《郭舍人》、《智优敬新磨》、《申渐高之死》等取材古代优伶的历史小说，自1985年6月号起，在《上海戏剧》上陆续发表，使我甚感欣慰。每一篇都没有让其轻易从

眼皮之下逃过。如今汇集成书出版，更是值得祝贺的一件大好事。不仅保存比较方便，阅读比较方便，也更能使一般读者和研究工作者由此而对中国古代戏曲萌芽时期及繁盛时期的活动有了一个具体而完整的印象。我同时在历史小说创作和戏曲史研究这两个领域里学习、探索、实践了四十年左右，经验和教训都积累了一些，对莱静、云发同志这一项系列工程的感受自然也就深一些，而且完全能够明白、理解作者是花了十分艰巨的劳动的。因此，也很愿为之写序，聊表祝贺之意。

作者对于古代演员充满了同情，充满了真挚的爱，无论对于何代何朝的演员，作者都是从他们社会地位的卑下、政治斗争的机智和生命结束的悲惨这三个方面入手，进行情节结构的设计和人物形象的塑造的。相形之下，表演艺术似乎反而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个欠缺是存在的，但作者也不能承担全部责任。因为对中国古代戏曲史来说，这是客观存在。翻开历史，可以发现：中国古代优伶主要的任务是讽谏，直接用语言表示对朝政的态度、对帝王的讴歌或嘲弄，象优孟这样扮演人物的毕竟是极少数。

我最喜爱的是《秦宫优奴》、《智优敬新磨》、《申渐高之死》这三篇，它们基本上揭示了我国古代演员的身分、才能和命运。什么身分呢？洪迈在《夷坚志》中说得最清楚不过了：“俳优侏儒，周伎之最下且贱者”。也有称为“弄臣”的。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则是专供帝王贵族耍弄以取乐的贱民、没有人格的奴隶，所以直到辽代，帝王临死还要俳优陪葬。即使不是奴隶，充其量也只能是奴才而已，都只能仰主子鼻息而生存。至于他们的聪明才智，尤其是随机应变

的本领，则往往能逢凶化吉，化险为夷，他们不仅有对答如流的口才，而且凭渊博的知识、严密的逻辑、从容的仪态能取得意想不到的巨大作用，帝王将相们动用了坚兵利甲仍无济于事，他们却凭三寸不烂之舌就轻易地达到了目的。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了西方的伊索，他也是一个奴隶，留下了《伊索寓言》，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品，而且西方的戏剧家写了《伊索》一剧，在各国都盛演不衰。相形之下，我国古代的戏曲演员，俳优或优伶，那是够寂寞的了。他们之死十之八九相当悲惨，有的虽生前曾得帝王青睐于一时，却因此得罪了正统势力而蒙受更多的污辱，有的死于何时何地一无记载，等于死了一只狗或一只猫。

古籍对优伶的记载极少，有的还用了褒贬分明的春秋笔法，以表明执笔者的正统观念的强烈、卫道立场的坚定。司马迁的《史记》设《滑稽列传》，欧阳修撰《五代史》设《伶官》，~~他们的时代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优伶们在《二十四史》中，其传略的排队顺序，~~大致和太监或奸佞~~相近。更不能计较篇幅的大小，能够保存一鳞半爪的资料已经不容易了。当然野史中也有些记载，就其总的篇幅而言，较正史还稍稍多一些。

由此看来，作者所做的工作很有意义，很有必要，而我们的先辈却对此缺乏认识。只有任二北先生是重视这方面的史料和研究工作的，在王国维的《优语录》完成了半个多世纪之后，他长年累月地奋力完成了《优语集》，条数较前者多七倍，而且进行了详细的校注，不能不说是重大的贡献。但是，即使有《优语录》、《优语集》可以参照，本书作者的工作仍旧异常艰巨，无论就优旃或敬新磨或申渐高而论，

他们的生活史料仍旧出奇地贫乏，许多片段之间似乎极难找到有机的联系，要组织素材以结篇成文，便无法排除推理的手法。而这推理的手法的成功或失败，牵涉到对整个时代背景的研究是否深而且透，决不是轻而易举就能达到目前的水平的。

我决不是说此书的写作只有艺术手法上的困难需要克服，需要解决，显然创作思想上同样有重大的问题需要克服，需要解决，作者一反过去史学家文学家对俳优、优伶的轻视和蔑视的态度，下笔之时倾注了比司马迁、欧阳修他们对俳优、优伶辈更多的同情和怜悯，因此也可以说是一件使戏曲史恢复本来面目，把历史的颠倒颠倒过来的工作。优伶们把欢乐散布人间，悲惨留给自己。难道不应该讴歌么？

以下我想具体谈一谈这三篇作品：

《秦宫优奴》情节取自《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的三件事，但这三件事各自独立，缺少一条世空^的线。作者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把鹿为马的赵高作为衬托，一开始写优旃用机智的语言在赵高即将被秦始皇处斩时救了他，结束的一个情节则是赵高恩将仇报，派人向救命恩人优旃行刺。有呼有应，而且一无斧凿剪接之痕。

优旃第一次冒了风险救下赵高，第二次劝阻秦始皇不要热衷于田猎而妨碍农事，都比较顺利地达到了目的，也没有因此遭遇不幸，关键在秦始皇虽然残暴，脑子却是清醒的。至于让侍卫甲士躲雨一事，秦始皇不仅采纳了谏劝，而且非常欣赏优旃的机智风趣，很富于人情味。秦二世胡亥，则是昏聩之人，优旃的命运就掌握在赵高手中了，所以几死于赵高派遣的刺客之手。我很欣赏这样的结构。

优旃是以“善为笑言”著称的，如何“善为笑言”呢？作者在敷陈故事的过程中，煞费匠心地突出了这一点。优旃的每一次进言，目的当然是要求秦始皇改变初衷，但在方式上却总是完全顺着秦始皇的意思讲去，在讲述的过程中，用十分荒谬的理由来证实秦始皇言语的正确。秦始皇是个聪明绝顶的人，听着听着，就听出了优旃的真正意图。优旃就是这样用他的才智聪明来达到预想的目的。

《智优敬新磨》以较多篇幅集中地写了后唐庄宗的皇后刘氏不肯认生身之父的故事，敬新磨向这个酷爱戏曲自称“李天下”的皇帝建议，演出了一个《刘山人来省女》的“活报剧”，迫使皇后最后不得不认了生身之父。事见《五代史·后唐庄宗本纪》，乃属实有。皇帝与皇后的关系最密切不过了，敬新磨能够如此介入其家庭纠葛，实在不是一般的机智所能办到。敬新磨其他的事迹也很多，即任二北《优语集》一书，就收录了《刘山人来省女》以外的《奈何纵民稼穡》、《李天下者一人》、《母或一妇人》、《铜无米》、《鼻孔大眼睛深》、《一觉抵三觉》、《阿爷爱作诗》等七条。作者有的未予采择，有的略作点缀，都是根据情节的是否精采，敬新磨的言行是否有一定的历史影响或哲理深度而决定的。不是贸然随手取舍的。

作品没有从一个概念出发，把身为奴隶的优伶全都作为可爱的机智人物来歌颂，而是实事求是地对优伶作了具体的分析，在出现了敬新磨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太可爱、甚至谄媚逢迎的优伶景进、周匝等辈。使我们不仅看到了敬新磨，也看到了优伶的群体。

敬新磨的机智并不能改变他的奴隶命运，并不能改变他

的社会地位，他的生命仍旧在皇帝喜怒之间随时可以被断送。最后仍旧倚仗智慧和口才勉强得以保全。这些描写足以发人深省。

《申渐高之死》最具有悲剧意义。申渐高为之效劳的主子不是圣明的帝君，而是齐王徐知诰，一个毫不可取的野心家。后来做了南唐皇帝的李昇，也未施恩于申渐高，但他用毒酒谋害周本不成，陷入自己面对毒酒不喝不成的境地时，申渐高却挺身而出，将毒酒喝掉。他的机智只是换取了悲惨异常的死。

没有人要求他这样做，他所救的李昇后来也没有做过多少对老百姓有益的事，申渐高这样的死毫无意义，但他却甘愿代主子去死，他的奴隶哲学的思想已经深入骨髓。比起奴隶被主子迫害而死更有表现力。对于二千年封建社会的优伶来说，这种思想、这种行为也具有某一方面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历史题材的作品如果缺乏历史感，那就必然会失去感染力，甚至或多或少带有反历史主义的色彩或倾向。在这一点上，本书是经得起推敲和挑剔的。最典型的是《成辅端戏斥李实》，本书作者不象某些作者那样千篇一律地把唐德宗贞元年间十分概念地写为“阶级矛盾十分尖锐”，而是具体地写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错综复杂的斗争，写了德宗皇帝重用宗室加强分崩离析的统治的特定的政治局面。尤为难得的是同时也写了知识分子代表人物韩愈的两次进谏，这就把政治气氛描绘了出来。说明成辅端的斗争不是孤立的，实际上反映了民心所向。韩愈和成辅端的观点基本相同，斗争的目标基本相同，作者也没有讳言，而是作了如实的反映。这也需要有一

定胆识的。

作者不写这些，或者写了，被编辑删节掉了，那末这篇作品就不可能象现在这样丰满充实，而不可避免地陷入苍白和枯瘠。我过去写历史小说，孜孜以求的正是历史感和时代感，限于水平，大部分作品力不从心，历史感仍感不足。象我写《张敞画眉》、《左光斗与史可法》等篇，在历史感方面本来花了气力的，虽然自己仍不满意，但已尽最大努力，就不再后悔了。不料在发表过程中，许多情节被看作是闲笔而全部删节了，成为一株光杆花朵了。所以我不仅赞赏本书作者的创作方法，也赞赏《上海戏剧》的编辑同志，他们让这一系列作品比较完整地分期刊载，既没有中途腰斩，也没有削足适履地乱砍乱删，这是值得称道的。

这些故事没有采用编年体的排列，而是选择影响较广的故事作为主线来写，这条主线究竟包括一个故事或几个故事也不——~~易~~——~~可~~——~~明~~了具体的年月。作者如果没有对史料作广泛的研究，~~不能~~做到这一步。而在这项工作基本上是做得出色的。所以我认为此书可以作为中国戏曲史来读，在知识性方面可以认为并不逊于某些戏曲史论著。

本书的写作，花费了颇为艰巨的劳动，这在文学史和戏曲史两方面都有重大的意义。这不仅是戏曲史空白的填补，也是戏曲史的有效普及。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优和巫都是戏剧的主要渊源，其核心和特征却存在显著的差异：优以娱人为目的，注重语言的艺术，追求政治上的效果；巫以娱神为目的，注重歌舞的表演，追求欣赏的满足。娱神不过是一种手段，实则仍是娱人的，而且这里的人，不再是深宫中的帝

王，而是老百姓了。戏曲固然是歌舞剧三者溶合的综合艺术，从某种意义说，又是优和巫的合流。在合流之前和合流之后，优的势力都远远凌驾在巫之上，所以古代戏曲演员都让优（优伶、俳优、倡优）承包去了。所以现代的戏曲也显然有对思想性的要求高于艺术性的情况存在，我们的传统本来就是这样的。

《历代名优传奇》的写作，对今天的艺术工作者既是业余的读物，又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思想教科书，它能使我们的艺术工作者产生强烈的幸福感，从而更热爱社会主义祖国。

作者为什么找我写序，我不知道。可能认为我是同行，比较了解其中甘苦。他们当然也知道我经常吹毛求疵，但却又仍来以写序之事相托，这不正好说明他们的自信，并充分相信读者会作出公正的判断么！

1987.8.16 于上海田林

目 录

序.....	蒋星煜
优施间晋.....	1
名优与令尹.....	17
秦宫优奴.....	31
郭舍人.....	43
晋阳伶.....	52
安金藏剖腹辨忠.....	67
成辅端戏斥李实.....	86
侍官奴黄幡绰.....	101
智优敬新磨.....	115
申渐高之死.....	130
李家明讽歌唐廷.....	145
焦德斗六贼.....	155
喋血“二圣环”.....	169
憔悴玉堂人.....	183
阿丑闹明宫.....	214
角直大净.....	233
马伶与李伶.....	251

优 施 间 晋

公元前658年(春秋晋国献公十五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从晋国都城绛邑的晋侯内宫中,悄悄地驶出一驾华丽的香车,老百姓都知道,这辆香车是专供晋侯献公诡诸的宠夫人骊姬使用的,商贾士农,见了它惟恐避之不及。不过,奇怪的是,今天骊姬的香车出巡时,却不象平常那么威风,不要说在~~市面~~没有仪仗侍卫,就是驾车的宦者,也不呵斥道旁的百姓,只顾一个劲儿地鞭打着驾前的三匹骅骝马。

一会儿,香车又在夜色朦胧中匆匆驶进~~晋宫~~宫的一个小角门前停下,宦者忙掀开车子上的帘子,对里面的人说:“先生,您快点去,夫人在九瑶台正等着您哪!”

话声未绝,只见从香车中走出一位相貌魁伟、俊美的年轻男子,他也不回话,立即进了角门,直奔九瑶台。

九瑶台原是绛邑的一处花园,晋献公初立时,嫌原绛城地方狭小,宫室简陋,遂命大夫士芳扩充都城,大筑宫室,并将九瑶台也圈入后宫内院。公元前668年(晋献公五年),献公伐骊戎,骊戎主将他宝贝女儿骊姬和她妹妹一起献给了献公,献公见骊姬美貌动人,宛如天仙下凡,十分欢悦,宠幸无比,不久,便将她正式册封立为夫人,并在九瑶台另筑

豪华的秀宫，奇花异木，亭台假山，皆实其中，专供骊姬居住。

却说俊伟男子来到九瑶台，早有宫女在宫门前等候，一宫女上前轻轻地附着男子的耳朵，神秘地说：“先生，夫人在韩房内专候。”说罢，抿嘴一笑，显然，他们之间是很熟识的。这男子赶快直奔九瑶台韩房，只见床前坐着一位二十多岁的绝色女子，她脸如满月，目似丹凤，朱唇一点，长发垂地，只穿着紧身内衣，犹如出水芙蓉。男子一见，赶忙上前喊了声：“夫人！”说着，就想上去搂抱她。谁知骊姬却将他推开，说：“心肝儿，你先坐着，今天老东西到曲沃去打猎了，我乘这个空，叫你来，是要商量一下废立的大事。告诉你，要是你想不出好主意，就别想占我的便宜。”

男子听了，马上嬉皮笑脸地说：“夫人之命，优施焉敢不遵？不过，我还是想先听听夫人的想法。”他一边说，一边捧起骊姬的长发。

“我想立奚齐为世子，你要为我想个计策，怎样才能让晋侯把世子申生废掉？”骊姬咬着牙说。

原来，晋献公即位前，先娶贾姬为夫人，没能生育。袭爵后，娶大戎主侄女狐姬，生子重耳。继娶小戎允姓之女，生子夷吾。他还与父妾齐姜私生一子，名叫申生。齐姜被他正式立为夫人后，申生便被立为世子，并让大夫里克、杜原款分别担任少傅和太傅，以辅导申生。献公得骊姬后，宠爱无比，第二年就生一子，取名为奚齐；骊姬之妹也生一子，名卓子。

常言道：妻以夫贵，母以子荣。晋侯谗诸自齐姜死后，中宫虚位，他马上册立骊姬为夫人，骊姬当然欢喜无限，但

的本领，则往往能逢凶化吉，化险为夷，他们不仅有对答如流的口才，而且凭渊博的知识、严密的逻辑、从容的仪态能取得意想不到的巨大作用，帝王将相们动用了坚兵利甲仍无济于事，他们却凭三寸不烂之舌就轻易地达到了目的。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了西方的伊索，他也是一个奴隶，留下了《伊索寓言》，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品，而且西方的戏剧家写了《伊索》一剧，在各国都盛演不衰。相形之下，我国古代的戏曲演员，俳优或优伶，那是够寂寞的了。他们之死十之八九相当悲惨，有的虽生前曾得帝王青睐于一时，却因此得罪了正统势力而蒙受更多的污辱；有的死于何时何地一无记载，等于死了一只狗或一只猫。

古籍对优伶的记载极少，有的还用了褒贬分明的春秋笔法，以表明执笔者的主张观念的强烈、卫道立场的坚定。司马迁的《史记》设《滑稽列传》，欧阳修撰《五代史》设《伶官传》，在他们的时代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优伶们在《二十四史》中，其传略的排队顺序，大致和太监或奸佞相近。更不能计较篇幅的大小，能够保存一鳞半爪的资料已经不容易了。当然野史中也有些记载，就其总的篇幅而言，较正史还稍稍多一些。

由此看来，作者所做的工作很有意义，很有必要，而我们的先辈却对此缺乏认识。只有任二北先生是重视这方面的史料和研究工作的，在王国维的《优语录》完成了半个多世纪之后，他长年累月地奋力完成了《优语集》，条数较前者多七倍，而且进行了详细的校注，不能不说是重大的贡献。但是，即使有《优语录》、《优语集》可以参照，本书作者的工作仍旧异常艰巨，无论就优旃或敬新磨或申渐高而论，

他们的生活史料仍旧出奇地贫乏，许多片段之间似乎极难找到有机的联系，要组织素材以结篇成文，便无法排除推理的手法。而这推理的手法的成功或失败，牵涉到对整个时代背景的研究是否深而且透，决不是轻而易举就能达到目前的水平的。

我决不是说此书的写作只有艺术手法上的困难需要克服，需要解决，显然创作思想上同样有重大的问题需要克服，需要解决，作者一反过去史学家文学家对俳优、优伶的轻视和蔑视的态度，下笔之时倾注了比司马迁、欧阳修他们对俳优、优伶辈更多的同情和怜悯，因此也可以说是一件使戏曲史恢复本来面目，把历史的颠倒颠倒过来的工作。优伶们把欢乐散布人间，悲惨留给自己。难道不应该讴歌么？

以下我想具体谈一谈这三篇作品：

《秦宫优奴》情节取自《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的三件事，但这三件事各自独立，缺少一条贯穿的线。作者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用指鹿为马的赵高作为衬托，一开始写优旃用机智的语言在赵高即将被秦始皇处斩时救了他，结束的一个情节则是赵高恩将仇报，派人向救命恩人优旃行刺。有呼有应，而且一无斧凿剪接之痕。

优旃第一次冒了风险救下赵高，第二次劝阻秦始皇不要热衷于田猎而妨碍农事，都比较顺利地达到了目的，也没有因此遭遇不幸，关键在秦始皇虽然残暴，脑子却是清醒的。至于让侍卫甲士躲雨一事，秦始皇不仅采纳了谏劝，而且非常欣赏优旃的机智风趣，很富于人情味。秦二世胡亥，则是昏聩之人，优旃的命运就掌握在赵高手中了，所以几死于赵高派遣的刺客之手。我很欣赏这样的结构。